

鍾肇鵬 選編

第三冊

續百子全書

全二十五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續百子全書

第三冊



第三冊目錄

家語證偽

.....

一

孔子集語（卷一至卷十三）

.....

四二三

序

僕既改官比部踰年乃得會稽范蘅洲先生而友之相與
研晰義理上下古今因得其平居著述知先生不肖耳人
之耳目人之目亦不自耳其耳自目其目者要以讀書自
得參互考證破千古之疑存聖學之真卽其家語證僞一
書可簡校也蓋自漢儒竄經唐宋輩出蹊駁不純所在多
是蘅洲旣一一各有論著而於是書尤鈎摭不遺餘力彙
羣書以發王氏之底蘊擷其舛互者幾何篇掣其點黜者
幾何字以漢學折漢儒卽以今家語存古家語而學人耳
目爲之一新於戲六經如海藏於龍出沒與大氣爲混茫
而珠貝沙礫淆雜磅礴河伯爲之震蕩何況凡庸願先生

悉出其全書使天下爽然一淘汰而澄清之此編固先生
小試疏瀹排決之功也僕雖老猶與學者朝夕跂而望之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清明後一日吉水羅暹春拜手

家語證偽卷第一

會稽范家相著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史作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

言一
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孔子爲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俱見史記
史無事實其定公問溝昭公之墓見左傳無謂季桓
子語

顧氏絳曰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
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
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
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
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也今夫子爲司空者小司空
也由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其然者孟叔季
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爲小司寇也按孔

子如代臧氏爲大司寇將置臧氏於何地顧氏之言是也自家語沿史記之誤遂成不刊之典誰其正之考春秋代世卿而執政者三人齊管仲晉陽處父楚孫叔敖三人而夫子代臧氏爲大司寇左傳並無明文如使爲大司寇何以去就如此綽綽乎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刼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

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

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

自士以兵之至此史記無左傳有以下左傳無

景公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趨進厯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

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

以下左傳齊師出境而

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

曰爾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

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
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以下史記魯以君子道輔其君
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
四邑及汶陽之田

此一節合左傳史記刪節成文 會於夾谷一事左
氏近於聖人自當以左氏爲正左無奏宮中之樂一
段而史記有之史蓋本穀梁而增大其詞者毋論晏
子相齊必不作此非禮之戲卽齊之諸臣亦不使景
公有此過舉也且景公卽不知禮而令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以正言麾而卻之可也兩君爲好會何至
遽加慘刑使手足異處此近於霸術斷非孔子之所

爲也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
今三家踰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
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
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勒士眾下伐之費
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
行

事本左傳文襲史記後削圍成弗克一節竟云墮三
都之城加彊公室數語與春秋經亦相左讀者詳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

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沈猶氏四事本荀子新序自賣羔豚以下本史記

按左傳公會齊侯於夾谷在定之十年孔子已爲司

寇矣

史記作十四年誤

墮三都在定之十二年十二月則執

政已近三年其化理當不止於荀子新序之所言者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莫有援

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復子產且然何足爲聖人重乎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以上史記

於是朝政七日而

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說苑作蠅文王誅潘止文王說苑作太公周公誅管蔡說苑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乙荀子作付里乙子產誅史何荀子附鄧說苑作史附里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上記夫子攝相而喜見史記下記誅少正卯荀子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其文襲荀子顧氏絳曰定公十二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杜預註曰相會儀也如願爲小相之相史記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是誤

以儋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按顧氏謂魯無相名考國語季文子相宣成仲孫它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論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是相之名諸國皆有之但春秋時上卿執政卽謂之相相者輔佐之謂如仲虺爲成湯相傳說爰立作相左傳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之意非如秦之丞相專置一官也杜氏通典謂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皆是輔相人主非是專官若攝相之相明是儋相 少正卯一事卽以論語證之可見其非夫子對季康子患盜曰子爲政焉用殺豈身甫執政先殺少正卯以立威哉據稱少正卯聞人之僞不過

禡其輦帶甚則投之遠方已足蔽辜初無死法乃以是爲爰書遽殺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魯君與季氏其何以堪卽臣庶亦不服也若其人別有亂政之實何以不爲子貢明言之然此非但家語之失也

北齊劉晝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夫門人非不知孔子之聖也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云云其言未知何本如所言似子之誅少正卯以其欺世盜名故耳然總非聖人作用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正

荀子作請止當依荀子

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

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弗庸以卽汝心唯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